

八十述怀

艺由心生

季羨林

我从来没有想到,我能活到八十岁;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,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,岂非咄咄怪事!

行年八十矣,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。倒退二三十年,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,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;手拄拐杖,白须飘胸,步履维艰,老态龙钟。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,所以想得不多。哪里知道,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。今天是新年元旦。从夜里零时想,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。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“青霭入看无”,我看不到什么老景。看一看自己的身体,平平常常,同过去一样。看一看周围的环境,平平常常,同过去一样。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,平平常常,同过去一样。楼前的白杨,确实粗了一点,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,同过去一样。时令正是冬天,叶子落尽

了;但是我相信,它们正蜷缩在土里,做着春天的梦。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,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,现在雨没有了,下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。我相信,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,做着春天的梦。总之,我还是我,依然故我;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……

“自己已经八十岁了!”我吃惊地暗自思忖。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,又回头看一看。向前看,灰的一团,路不清楚,但也不是很长。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。不看也罢。

而回头看呢,则在灰的一团中,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,路极长,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,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。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,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,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。这条路延伸出去,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。这条路又延伸出去,我看到了水木清华,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,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。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,我

看到了红楼,看到了燕国的湖光塔影。再看下去,路就缩住了,一直缩到我的脚下。

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,能不能向前看呢?我上面已经说到,向前看,路不是很长,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。我现在正像鲁迅的散文诗《过客》中的那一个过客。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,终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,讨了点水喝。老翁看他已经疲惫不堪,劝他休息一下。他说:“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,我就在这么走,要走到一个地方去,这地方就在前面。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,现在来到这里了。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……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,叫唤我,使我息不下。”那边,西边是什么地方呢?老人说:“前面,是坟。”小女孩说:“不,不,不的。那里面有许多野百合,野蔷薇,我常常去玩,去看他们的。”

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,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。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声音催着我走,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,我是非走不行的,不用催促,也

是非走不行的。走到什么地方去呢?走到西边的坟那里,这是一切人的归宿。我记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,也讲了这个意思。我并不怕坟,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,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。然而我不能,不管你愿意不愿意,反正是非走不行。聊以自慰的是,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,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,我既看到了坟,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。

我从前对穷通寿夭也是颇有一些想法的。现在,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。他的一首诗,我很欣赏:

纵浪大化中

不喜亦不惧

应尽便须尽

无复独多虑

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,昂然走上前去。只要有可能,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,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。我知道,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,更平坦。但是我并不恐惧。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。

钟山紫霞湖

夏旭志

火红的枫叶像展翅的鸟
飞架起一座彩虹桥

搭石上走过的日子
不紧不慢,不疾不徐

桥上流淌的是金秋的“金”
以最昂贵的色彩
诠释并致敬“秋”

缘
就像银河鹊桥上
一年一度的盛大相逢
偶然中,深刻地透着必然



《晚归》

李海波 摄

冬日小城,因你不冷

李芙蓉

冬日,小城。六点,华灯初上。

我踏着夜幕去上班,寒气无孔不入,出门的时候想要抵御刺骨的西北风,武装是免不了的,手套更是必需品。我步履匆匆,似乎在与寒风竞走。半路上,手机突然响起,为了触摸这高科技成果,我不得不把手套脱下来装兜里,边走边接电话。

“嘀嘀”身后传来汽笛声。我想:可能是挡住了,赶紧让一让,人们不是常说“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”“让人一步自己宽”嘛。我没有回头赶紧往路边靠了靠。“嘀嘀”,我继续往路边靠了靠。“嘀嘀”,我已经靠到无路可退,汽笛声

还是紧跟着。真火人!我愤怒地转过身去,两眼喷火似的瞪着司机。司机掘下玻璃探出头来,焦急地大声说:“你的手套掉了!”我一摸兜里,果然空空如也。瞬间,我感觉无地自容,把别人的好心当做驴肝肺,还火人家瞪人家,甚至想揍人家。要不是司机那么耐心地追着提醒,手套怎么丢的丢哪都不知道。虽是寒冬但我心里顿感暖洋洋。

不由得我又想起前几天街坊大妈走失那件事。如果不是好心人及时发现告知,谁知道她老人家会走向哪里,后果不堪设想。

那天夕阳刚刚隐去,80多岁的大妈出来倒垃圾,一时迷失了方向,找不到回家的巷口,在附近转了几个来回,越转越迷,越转越远。家里人还以为大

妈到邻居家串门子去了。天越来越黑,还不见大妈归来,家里人这才着急了,赶紧找。找来找去也不见大妈的踪影。这可糟了?天寒地冻的冻着老人怎么办?走出小城怎么办?全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,急得团团转。正在万分焦虑不安的时刻,电话骤然响起,是20年前村里时候一个老邻居打来的,最近几年他也搬到了小城。

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,大妈迷路后朝相反方向越走越远,实在走不动了坐路边休息时,路过的好心人看见老人神色不对,似有焦急期盼之情,于是上前和老人攀谈,待问清楚事情原委后,便留老人等待,赶紧打听周边人是否认识其儿子,真的是无巧不成书,好心人热心人都凑一块

了。村里时候的老邻居恰巧路经此地,挤进入群一看,这不是李大妈吗?老邻居相见两眼泪汪汪,赶紧给老人的儿子打去电话,告知大妈的位置,儿女们心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搀扶着大妈回家路上,我感觉夜幕下的小城是那么美,那么俏丽,路灯像哨兵一样威武挺拔,守护着小城人民的幸福安康;街道像笔直的长廊,两边门市上的霓虹灯闪闪烁烁,夹道欢迎回家的人。小城虽小,但人的精神品质不可小觑。近年来,好人好事像雨后春笋不断涌现。爱心像一缕清风,轻轻抚抚过人们的心田;爱心像一股清泉,荡漾着人们的灵魂。愿小城这种淳朴善良,热心助人的品质发扬光大,传承世代代。

亲亲的“乳名”

李仙云

在家乡时,和我们同住一个家属院的王姨,她是作家贾平凹先生的大学校友,她说贾先生的名字其实是用了小名“平娃”的谐音。秦人叫自家的孩子,总喜欢在名字的末尾加个“娃”字,更显亲切和疼爱。记得早年随父亲在外地读书,每逢寒暑假回到家乡,爷爷和外公外婆见到我的第一眼,便是一句极亲热地:“我仙娃回来了,我娃又长高了,你看我娃越长越心疼了。”那一刻,集“万般宠爱”于一身的我,简直幸福感爆棚。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地处陕北秦直道的一个山区子弟学校就读,同学有叫“梅、兰、春、菊”的,有叫

“玲、艳、萍、红”的,加个“娃”字,咋听咋顺耳,偏偏我的小名“仙娃”,听着不着地气的,像来自外星球,还经常被同学取笑。

那时,“追星族”的我,最喜爱的电影明星是朱琳,凡她主演的电影,晚自习我就找各种理由逃课,把自己努力装扮一番,趁着黑灯瞎火溜进播放电影的场部大礼堂,还经常提心吊胆,生怕碰巧被老师发现。后来,我便闹腾着要把名字改成“李琳”,还自作主张把课外书和练习簿,名字统统换掉了。听说改名要通过派出所,我又死磨硬缠给父亲说,结果每次都被父亲训斥一顿,觉得好好的名字,又和兄姐的名字连着,瞎折腾啥。

读高中时,那时正是电视连续剧《封神榜》风靡全国之时,同学们竟然给

我起了一个绰号叫“半仙”,有的调皮捣蛋的男生还直接挑衅:“半仙,你帮我算算,看我将来是做啥工作的,前途咋样?”我气得怒目切齿,直接怒道:“捡破烂的,前途暗淡无光,熬吧,让你嘴碎。”在大家的哄堂大笑中,我恼怒至极,把所有的怨气都聚焦到这惹人厌烦的名字上。有次和好朋友娟子聊起这个话题,她说:“你不觉得吗,其实你的名字很美,就像你人一样,随性飘逸,脱俗清雅的,你和我一样,都喜欢看书,难道解读不出你父母给你取的这个名字,很特别吗?”她的话,让我第一次对自己名字背后的深意,开始若有所思。

17岁正读高中时,我不幸从几十米的高空滑落,当时那惊悚骇人的一幕,事后就有人再次拿我的名字说事:“唉,叫啥不好,叫个仙娃,你看那

一幕,真像腾云驾雾,硬生生把个好女子给摔残废了。”听到这些,我便问母亲我名字的由来。母亲说,我出生前,家里的日子总是捉襟见肘,吃不饱穿不暖的,后来划了宅基地造了新房子,我便是在新房子里出生的,而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,让人心中都升腾起希望,觉得日子有了奔头,母亲说我的婴儿时期美得像个仙童,于是,她就爱昵无比得叫我“仙娃”。有了儿子我才懂得,在每个母亲的心里,自己的孩子都美若天使。

岁月惶惶,往事如梦,如今那些唤我乳名的长辈都已相继离世。几年前,远在千里之外的姨妈从故乡赶来看我,一句亲切地“我终于又见到我仙娃了!”一下子让我眼眶湿润,小名里蕴含着多少浓浓爱意和悠悠往事啊。

乔加林

我出生于70年代初,是在苏北农村长大的。从记事起,农村家户户都是使用土灶台烧锅做饭,那时每家每户都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,大锅直径大约近一米,小锅直径大约也有半米。灶台旁边还有一个木制的风箱,便于控制锅灶里的火候。

在家庭大都人口众多的年代里,大锅主要用于做饭,小锅主要用于炒菜。不过,那时大米较少,大锅的作用通常是很杂的,平时大多是烧稀饭、煮山芋以及烧猪食。到了年关,蒸馒头、蒸年糕、蒸窝头、蒸包子,贴大饼子、下面条、烙饼、烧水,都是大锅的功能。我最喜欢土灶做干饭,土灶烟饭烟出的锅巴,不糊不硬,厚薄适中,软脆糯香,是我们小孩儿的最爱。

那时的农家平时很难吃上一顿饺子,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能吃上一两次饺子解解馋。打开锅盖,一股热气冲出,只见一大锅白花花饺子在大锅中欢快地翻腾着,守着葱酱醋小碟,口水早已流了出来。

过年蒸馒头、蒸包子,馒头包子个头都很大,大锅的蒸帘上依次摆好包子,盖上锅盖,再在锅盖四周蒙上湿抹布,防止锅盖走气。母亲在蒸馒头蒸包子时,小朋友们就盼掀开锅盖的那一刻,每一次,小肚子都吃得撑得鼓鼓的。

80年代前,农村物质依旧匮乏,一口锅要用上好多年,使用坏了,还要请锅锅锅盆的师傅修补。农村最早使用的锅盖大多是蒲草编制而成,整体呈圆弧形,像是一项草帽,在编制时,首先用四股稍细的蒲草编出一个田字结,然后将这四股蒲草合成一股,以绕圈的方式由内而外不断缠绕,并用麻绳固定,再包上一圈棉布。一团蒲草,

说,这些作品老师打的是优秀等次,为什么不能发表?!在我看来,作文与文学之间隔着一道天堑;内心。在作文中我读不到你的内心,呈现的都是程式化的语言,感受不到你的所思所想。而文学作品,必须要有灵魂在场,要有内心绽放。绘画也是一样,有的人只能做一名画工,却不能成为画家。艺术需要技术支撑,但技术绝不是艺术。只有当一个人的心灵与艺术形成同频共振,在这门艺术中找到自我表达、自我升华的途径,他才有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可能。

人与人相聚讲究缘分,人与艺术相伴也讲究缘分。有位在经济一线工作多年的朋友,由于种种原因赋闲在家,但却没有意志消沉,反而热爱上书法,热爱上诗歌,在艺术领域重新找到自我。他说:“我不是为了成名成家,只是乐在其中。”的确,现在许多文艺爱好者,并不是想在艺术上获得物质回报,而是追求精神依托。人的一生有千万条道路选择,选择艺术就是选择内心,让灵魂得以安放。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,业余水准反而能够更加真实,不跟风、不追捧,他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在不断提升,甚至创作能力也不同凡响。这些人,对文艺的爱好,已经到了“不争”的境界。安安静静地读书、绘画、写字,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人生状态。

最近一段时间,文艺界风行建设出现新气象,“不良艺人”风光不再,“德艺双馨”大行其道。艺术不仅仅具备娱乐功能,更具备教育功能,对社会风气的影响,对青年一代的成长,不可估量。让艺术回归内心,让内心更加纯粹,需要我们一起努力。艺由心生,心在你我,顿悟一下,必有所得。

炊具的变迁

经一针一线的缝合,就变成了一个锅盖。后来改用高粱穗下面的秸秆做锅盖。把晾晒干的高粱穗下面的秸秆(高粱簦)用针线串订两层后按照锅的大小再用石刀削圆,高粱秆锅盖就做好了。为了在做饭时手不会被热气伤着了,又便于拿起锅盖,都会在锅盖中央串订一根绳子。到了90年代,木板锅盖才在农村流行起来。虽然锅盖所用的木料并不罕见,但挑选起来很费功夫,必须要用从旧房子或旧家具上拆下的旧木头做锅盖的侧边,大约需要20块等大的木片,每一片都用刨子刨得平整干净,木片与木片之间用来连接固定的必须是竹钉,如果用铁钉,经过水蒸气潮湿会生锈,整个侧边就有可能爆裂。

随着改革开放后,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过去的泥土灶台也随之变迁,有的用砖头垒砌灶台条件好点的有的用瓷砖把灶台装扮得漂漂亮亮。铝锅盖、铁锅盖也随之出现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,由过去的土墙茅草屋到砖墙瓦房、楼房和别墅。厨房也随之变迁,面积越变越大,厨房越变越宽敞,厨房里的设施,越来越先进,先后由土灶烧草、煤球炉、煤气灶、燃气灶所代替。抽油烟机更是不断更新换代。烧饭做菜不再烟熏火燎,而变得轻松愉快。现在做饭大多是使用电饭煲,如今的锅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大那样笨拙,大锅小锅、铁锅、铝锅还是不锈钢应有尽有。土灶烧草做饭的时代慢慢地远去了。

改革开放这四十年,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中华民族也取得了累累的硕果。厨房里的炊具变迁,反映出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变化。

儿时的土灶、锅盖、掏锅灰以及锅盆锅锅的师傅吆喝声…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儿时的记忆永难忘记。